

《苏白朱迹》编后

◆ 刘一闻

■ 苏白篆刻作品



身无媚骨



白黑分明



抱持方悔养生疏



在险峰



踏遍青山人未老

当我把苏白老师印集中的最后一件作品,不偏不倚地粘贴妥当之后,终于重重地舒了一口气。

尽管说,老师一生在政治上受尽磨难且常年病体,然而,由于他在创作上的异常勤奋并从不间断,因而在自己十分有限的时日里,依然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印章之作。

本印集的选编样式,大体上是根据作者创作年代的先后,也就是按照印章创作的基本时序,来展现其各个阶段的艺术风貌的。老师一生的作品,虽说一时难以统计出准确数字,但从已经见得的他的各类创作的表现形态看,超过千件甚至会有更多,则决不是毫无来由之说。

本印集总共收录苏师印作 371 方。其中,他的自用印(包括纪年印)67 方,鲁迅笔名印 38 方,其余 266 方则是老师历年的代表作品。当然,这个数量眼下已经是我之力所能及了。据我所知,老师曾极富兴致于自用印作的创作,他往往会在购得一册新书、偶得一张拓片或觅得佳句之后,都会镌印以记。至于鲁迅笔名印作,自然是远不止这些方数的。

老师经常说,他刻印最初师从于张叔愚先生。事实上也是,他这一路受蒙于张氏的印风,几十年来都未曾间断过,并一直延续到自己的创作晚期,这在本印集中亦每可读得。除此以外,在他的前期作品里,人们还可读到黄牧父、齐白石乃至五六十年代以来受影响于

邓散木的真实信息。如今,我们能够见到的除老师自用印之外且具有明确年款的前期印作,便是为岛上名家孙国枫先生所刻的那方具有明显邓氏风貌的“国枫画记”。

在本印集的整理过程中,我也留意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特别是老师全家在“文革”中遭遇返重新回到青岛不久,一旦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状态之后,他的印章创作便又渐渐多了起来。需要一提的是在那段时间里,老师先后结识了几位向他求教的青年人。年轻人对传统艺术的顶礼膜拜和不谙世事的无忧无虑,深深地感染了他,这让老师竟一时忘却了自己的艰难处境,反而把心力和热情,更多地投入到对学生的培养,和对篆刻艺术更加深入的研究和创作之中。

至 1972 年,老师的刻印明显增多。尽管在风格表现上依然以邓散木一路为主,但同时,人们已经注意到他在创作上的另些变化。

譬如,他已开始有意地将秦汉印以至历代印作中的某些表现元素,尝试着借鉴到自己的创作中去。广搜博取不恪守一家之长的创作观,或可说是老师的一贯追求,尤其是晚年,这个倾向便愈发明显。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老师的印作非但量多(苏师曾跟我说过,那时一天刻十来方印也是常有的事),风格变化幅度也大。

除大量的无年款之作外,从老师的刊具确切创作时间的印作看,以乙卯(1975)年的作品最多,次第为甲寅(1974)、丁巳(1977)、和戊午(1978)的。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在师母提供的所有印章拓本里,老师戊午年之后的作品居然寥寥,即便有,也多是一鳞半爪。要知道,那可是老师创作的巅峰时期啊。当时我的初步推断是,至 1979 年间,一方面因广交会任务,老师曾一度忙碌于将印作钤拓成谱装订为册以出口创汇之事。另外年底,老师调

到工艺美术研究所专事篆刻以后,大量的业务工作和各地考察活动,占去了他的大部分创作时间,这是原因之一。其次,便是彼时老师受邀讲学和用于理论研究,定然也花去了不少时间。还有一点,那就是他日趋衰弱的身体,会使自己经常处在力不从心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之下,老师的印章创作在数量上的减少,想来也合乎情理。

多谢善杰师兄在我选编工作的最后阶段,寄来了先我而出的《苏白印集》,和若干老师的最晚期之作,使得我手中的这本集子在内容上得到充实。只是遗憾总体作品数量还嫌太少,且钤拓未显精致。我甚至在想,倘若不久,广大读者特别是老师的生前故旧,在读到了这本《苏白朱迹》之后,能够不吝为我提供苏师更多的作品信息(尤其是晚期创作),继而再出一本在体例上更能全面反映老师一生艺术成就的作品集子,那将是我的由衷期盼和无上荣幸。

海上印社

原钤印谱的鼻祖顾从德

◆ 韩天衡 张炜羽

印谱,是专门辑录印章的书籍,最早出现在北宋。世称的宋代《宣和印谱》虽名声显赫,据笔者考证,其实是明代好事者臆造出来的一部子虚乌有的伪书,杨克一的《集古印格》才是此类印谱的滥觞。宋人好古敏求,对秦汉印章收藏和汇辑被归入金石学古器物里,多以“考其制、订其文”为目的。彼时古玺印实物难求,故而印谱皆采用勾摹印文,或继而雕版印制成册,依样画葫芦地翻刻在枣梨木上,当然是画虎成犬,字讹神丧,不忍释读。这延续了五六百年的尴尬直至明代隆庆年间才被顾从德和罗王常所突破,他们一反故常,以秦汉原印钤成《顾氏集古印谱》,且是厚厚的六卷,把高妙精湛的古玺印本来真面目,毫发必显地奉献给了晚明之际渴求周秦两汉优秀传统的印苑,自此,在其创导下,藏家、印人集印成谱也成为了一种时髦的风尚。

顾从德(1519-1587),字汝修,上海人,世居肇家浜南。顾从德之父顾定芳为太医院御医,博雅好古,喜爱收藏历代名迹、器物。经顾定芳及其子孙辈顾从礼、顾从德、顾从义、顾天

锡等数十年来不遗余力的搜购,皮藏的商周彝鼎、法书名画、金玉印章等达数千件。物常聚于所好,也每被所好拖累,顾家先后遭遇倭乱和权贵者的觊觎。顾从德深谙世事无常、聚散有数的道理,便以家藏及少量友好所蓄古印,由鉴赏家罗王常精选出古玉印一百五十余方,铜印一千六百余方,取上佳朱砂印泥,钤于素楮,毕数年之功,在隆庆壬申年(1572)钤成《集古印谱》(图1)共二十部,是印学史上以秦汉印章原钤印谱的开山之作。这套售价十两白银,相当于当时 20 石(3776 斤)大米的金贵印谱,一经面世居然被抢购一空。

神奇的《顾氏集古印谱》受到文人的追捧绝非偶然,它拨云日开,准确、精美地再现了秦汉印章的本来面目和精湛艺术魅力。顾氏原钤本确立了篆刻师法秦汉传统典范的理念,使得元人赵孟頫、吾丘衍竭力倡导的“印宗汉魏”艺术主张,有了可资比照的真实范本,顾从德“庶后之人,尚得亲见古人典型,神迹所寄,心画所传,无殊耳提面命也已”的良好愿望也得以实现。

《顾氏集古印谱》成谱之际,适逢文彭灯光

冻的发现,可谓天赐良缘,他们为明代篆刻流派艺术决堤般的勃兴提供了物质、精神上的双重保障。然原钤古玺印谱制作之难远非今人可以想象,耗时耗材耗力,且古印入土上千年,印面斑剥,铜质锈蚀疏松,更易损伤原印,本不能大批量出品,“无以广同好”,二十部《顾氏集古印谱》当然是聊胜于无,所以在三年后(1575年),顾从德、罗王常在原钤本基础上,增补古玉、铜印达三千余方,用枣木版翻摹成《印藪》(图2)六卷,大量印制。《印藪》挟原钤本之盛名化身千万,风行天下,形成了“家至户到手一编”的盛况。顾从德设计的独特版本形式,也成为日后古印谱编辑的标准体例而被长期效仿。

《顾氏集古印谱》原钤六册足本历经岁月磨蚀,硕果仅存的一部尚秘藏于上海,弥足珍贵。同样作为上海本邑文士的顾从德为流派篆刻的崛起所做的不朽贡献,也足令我等上海人引以为荣。



《顾氏集古印谱》选

佳作背后

◆ 卢金德

■ 中国画家
《田园春色》
倪旷达作

田园春色画大气

倪旷达的“田园春色”画得很有腔调,一半是文人画的抒情,一半有着北方山水的宽宏。入选了“2012 年全国中国画作品展”,又获优秀奖。这样,作者的成才就成了一个话题。

上海的老一辈画家的出身名门,丹青之后早识笔墨,有良好的素养。还有一些是专门家,在专业单位供职,这使他们得天独厚地如看竞技运动一样,买得一张台前的票。倪旷达等一辈不同,出身普通的家庭,自己又是一家工厂的工人,因为要上班,搞艺术就成了业余了。事情就是这样,在上海你有进取心,很可能通过拜师自学成才。八十年代初,倪旷达进入了上海中国画院的高研班,那时的指导先生是胡若思。

倪旷达的山水画所以能在日后的道路上迅速发展,而且与上海的山水画拉开了距

离,与师承好老师是分不开的。胡若思性爽骨朗,传统功力极好。倪旷达在与师学习的过程中努力练就笔力,因为你是业余的,你没有笔力别人会瞧不起你。而作为普通人,倪旷达的从艺氛围又很静,没人来捧你,这种静静的氛围滋养画家的心灵,使其能把握中国画的传统精髓。胡若思先生很是欣赏倪旷达的这种精神,也格外地教了他几招。倪旷达就是凭着这种坚毅的精神,上手画大幅作品,因为在那时中国画还没有像今日一上手就如墙板那么大的。

倪旷达与吴昌硕同乡,这使倪旷达仰慕与进取并举。江南虽是柔美,倪旷达却能跳出这种单纯的柔美。在深入江南的田园之中,用现代的概念把菜畦、小院往大风光做去。用倪旷达的话讲:“江浙的菜畦一块一块延伸也很

有气派”。而其师胡若思曾在戏剧学院当教授,长于色彩烘染。加上这几年倪旷达成了职业画家,有时间将南北宗认认真真研究一番,这样倪旷达画山水就往学问中去了。上海一些出身普通人家的画家,研究绘画的方法很有一番放眼与融合,因而事半功倍,与时俱进。方法对了,笔下进步就快。倪旷达在朵云轩开个展,为了个展要集中画大量的作品,创作的作品又不能相同,一个个展下来,创作能力提升了一大步。

所以,从倪旷达的成才过程说明,上海绘画的整个面貌就是现代而丰富,只要学习路子对,完全可以自学成才,而且出成就。倪旷达的这幅《田园春色》,菜畦无限伸展,壮实富丽,树木更是一杆矗立,画面纵横展开,爽直宏达,苍翠而伟岸。

